

王雲五主編

中庸今註今譯

宋天正註譯
楊亮功校訂

宋天正註譯
楊亮功校訂
王雲五主編

中庸今註今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版

中庸今註今譯

一冊

定價新臺幣二十四元正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註譯者

宋

天

正

校訂者

楊

亮

功

主編者

王

雲

五

發行者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及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

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，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，在今日頗多不可解。以故，讀古書者，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，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。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，在距今四十餘年前，曾爲本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；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；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；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；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五代；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；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；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；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；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註釋；古籍異釋紛如，卽采其較長者。

Bu 6165/10 9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。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然而此一叢書，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，猶之嘗其一脔，而未窺全豹。及民國五十三年，余謝政後重主本館，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，甫出版三冊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，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。商之於余，以其係就全書詳註，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，遂予接受；甫歲餘，而全書十有五冊，千餘萬言，已全部問世矣。

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，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，然因若干古籍，文義晦澀，今註以外，能有今譯，則相互爲用，今註可明個別意義，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，寧非更進一步歟？

幾經考慮，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，暫定十種，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。

詩	經	三九一二四字
尙	書	二五七〇〇字
周	易	二四二〇七字
周	禮	四五八〇六字
禮	記	九九〇二〇字
春秋左氏傳		一九六八四五字
大學		一七四七字

中庸 三五四五字

論語 一二七〇〇字

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

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

二、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，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，地名必註今名，年份兼註公元，衣冠文物莫不詳釋，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。

三、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，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，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爲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四、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，分別定期於半年內，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。

五、各書除付稿費外，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，所有超出之部數，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。

稍後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，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註今譯者，不限於經部，且此種艱巨工作，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，因即本此原則，向推行委員會建議，幸承接納，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註今譯一項，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，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，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，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。深盼群起共鳴，一集告成，二集繼之，則於復興中華文化，定有相當貢獻。

本館所任之古籍今註今譯十有二種，經慎重專家定約從事，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，較短者不下一年，則以屬稿諸君，無不敬恭將事，求備求詳；迄今祇有尙書及禮記二種繳稿，所有註譯字數，均超出原預算

甚多，以禮記一書言，竟超過倍數以上。茲當第一種之尙書今註今譯排印完成，問世有日，謹述緣起及經過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

凡例

- 一、本書係以通行朱子章句本爲據，章內再按文意分段，以便閱讀。
- 二、本書注釋，力求簡明，大體係依朱注，酌採他家之說以爲補正。
- 三、本書主旨，在協助青年閱讀古籍，曉其大意，故儘量減免繁瑣之考證。
- 四、蔣總統開發中庸要義之精闢言論，亦擇要引錄，俾青年讀者能明瞭中庸一書的時代意義。
- 五、本書譯文，係以照原文直譯爲原則，但有時爲使文意暢達，亦酌予增益。

中庸今註今譯

○子程子①曰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；中者、天下之正道，庸者、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②，子思③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孟子④。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爲萬事，末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⑤六合⑥，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中庸，本爲小戴禮記中的一篇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有中庸說，隋書經籍志有梁武帝中庸講義，可知中庸早有單行本。宋儒特別加以提倡。南宋時朱熹把它和大學從禮記中取出與論語、孟子合而爲四書，復爲之章句集註。把全書分爲三十三章，每章內容皆加以扼要的闡明。使讀者獲有系統的觀念。按中庸一書作者，向來說是孔子孫子思（名伋），見史記孔子世家。後世亦有人對此發生疑問者，然無從舉出實據。

○程子名頤，字正叔，洛陽人，宋朝大儒，世稱伊川先生。其學本於誠，主於窮理，從學者甚衆。

③心法：本是佛家語，以心相印證者曰心法。程子襲用此語，即說明此乃口授心得之法，非筆墨所能盡傳者。

④子思：孔子孫，名伋，子思其字也。受學於曾子，嘗爲魯繆公師，繼孔子之傳，作子思二十三篇。

⑤孟子：戰國時鄒人，名軻，字子輿（一說子車），受業子思之門（一說受業子思之門人），與萬章之徒，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

⑥彌，音迷（口一），徧也，滿也。

⑦六合：謂天地四方。

【今譯】

程子說：「不偏於一方的（或理之一邊的）叫做中，不改變的叫做庸。中的意義是天下的正道。庸的意義是天下的定理。這一篇中庸是孔門傳授的心得要法，子思恐怕年代久了傳授會有差誤，所以把它寫錄成書，傳授給孟子。這本書開始祇說一個道理，中間分開爲萬般事體，最後又合攏來歸結到一個道理上。這個道理，放開來可以彌被六合，收起來可以歸藏在隱密的方寸之內。它的意味是無窮盡的，都是實實在在的學問。善於讀書的人仔細推求自然會有心得，就是一生用它也是用不完的了。」

天命之謂性①，率性之謂道②，修道之謂教③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④離⑤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⑥乎隱⑦，莫顯乎微⑧，故君子慎其獨⑨也。

喜怒哀樂①之未發，謂之中②；發而皆中節③，謂之和④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⑤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⑥也。致⑦中和，天地位⑧焉，萬物育⑨焉。

【今註】

○天命之謂性：朱注：「命，猶令也。性，卽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，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爲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」按這一句意謂：人的本性是天所賦予的。就是說宇宙萬物的性，都是自然而有的，此卽天性；此天性中有其自然之理，亦卽是天理，故朱子說：「性，卽理也。」

○率性之謂道：朱註：「率，循也。道，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」按這一句意謂：遵循人性之自然，使其對於日用事物，皆能合於當然的規範，就是人生的大道。就是說能遵循天賦之性，亦卽是合乎自然之理，這就是人生的當行之路。

○修道之謂教：朱注：「修，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，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。」按這一句意謂：聖人的教化原就是遵循人性以修明人道。由於天賦的自然之性與當行之道，雖然相同，但各人氣稟或有差異，自不能無過與不及的行爲，因此聖人施行教化，是要修正、統一這些過與不及的差別，使之合於天性的自然與天理的當然的行爲，而建立禮樂刑政等四教。蔣總統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

道，修道之謂教」三句，是中庸全書的綱要，對此有極其精要的闡發。現在節錄其說明於次：「這三句是一氣相承的，乃是中庸全書的綱要，而中間「率性之謂道」一句爲承接上下兩句之樞紐。「率性」不應作任性解，而率是循的意思，率性就是循其性，亦就是順應天理，所謂「道」就不外乎順應着人人本身之天性而已。玩索這開章的首三句，可以了解天性與人性本是一體，率循這個天性，則日用事物之間，便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理，此即所謂「道」。故能修明這一個本乎天性的道理，或是指正不合乎道理或不合乎天性之事物，而使之合乎道，合乎理，這就是所謂「教」。至於「天命之謂性」的意義，依我看只是平平實實照字面講，「天命」就是宇宙自然推演無盡之生命。我故曰：「生命的意義，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」，亦就是這個道理。這所謂宇宙自然無盡之生命，乃是天所賦予人類萬物的。故這天命之命，亦可作賦予之意來解釋，因之所謂天命，就其本體言，就是天性。而其對於宇宙萬物的功用言，乃是自然運行的天理。現在再說「率性之謂道」的意義。中庸說：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」蓋人道天道，本是一體，即人即道，道與人之間本沒有絲毫間隔，所以說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」，就是說道即在你本身的內心，只要你能夠自反於心，其道就能自得了。人之性即天性，亦即自然之理，如違反自然之理，就是反乎人道，拂乎人性，其人必敗，其國必亡，有人性與無人性，即國家興亡所由判，所以大學說：「拂人之性，災必逮乎身。」總之，我們復興國家，就要把自己汨沒的人性與仁德修明起來，恢復轉來，如此則道亦就在其中了，這就是「率性之謂道」的所在。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勉強的工夫，因爲天命天性與天道人道，本是一貫的，所謂修道，實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。無論何事何物必有此理存乎其間，能

研究此理而求合之，一切事業未有不成功的，大學所謂即物窮理的工夫，我們做將領的不可不知，尤其是中庸所講天命天道與人性一致之理，我們如能真實領悟，便可成爲合乎天理，循乎人性，堂堂正正，俯仰無愧的一個人。這樣自己立定做人的基礎，再以做人的道理來教導部下，使之成功立業，只要這樣來做，那教育就有把握，這亦就是「修道之謂教」的意義所在。」

④須臾：俄頃，片刻。

⑤離，去聲，音利（力一），去的意義。

⑥見：音現（丁一馬），顯也。

⑦隱：暗處。

⑧微：細事。

⑨獨：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。

⑩樂：音洛（カメ），。

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：朱注：「喜怒哀樂情也，其未發，則性也。無所偏倚，故謂之中。」

⑫中節：中，去聲，音衆（出メ），。中節，合乎節度無過與不及之意。

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：朱注：「發皆中節，情之正也。無所乖戾，故謂之和。」

⑭大本：朱注：「大本者，天命之性。天下之理，皆由此出，道之體也。」

⑮達道：朱注：「達道者，循性之謂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」

⑯致：推而極之也，又「得」也，圓滿達成之義。

㊟位：安其所也。

㊟育：遂其生也。

【今譯】

天所賦予人的氣稟叫做本性，遵循本性去處世做事叫做正道，修明循乎本性的正道，使一切事物都能合於正道，就叫做教化。這個正道，是人們不能片刻離開的，如可以離開那就不是正道了。所以君子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要警戒謹慎，在沒有人聽到的地方要恐懼護持。要知道，最隱暗得看不見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發現的。最微細得看不見的事物也是最容易顯露的。因此，君子要特別謹慎一個人獨居的時候了。

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動的時候，心是平靜的，無所偏倚的，這就叫做中，如果情感發了出來都能合乎節度，沒有過與不及，這就叫做和。中，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本大；和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。人如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極之，圓滿而致得之，那末，天地一切都各安其所，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。

右第一章，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，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，次言存養省察之要，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楊氏㊟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蓋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

【今註】

○楊氏：即楊時，字中立，宋將樂人。先後受業於程顥、程頤。朱熹、張栻之學，其源皆出於楊氏。晚隱龜山，學者稱龜山先生。著有二程粹言、龜山集。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：右邊一段是第一章，子思傳述孔子的意思以作中庸。首先說明道的本原是出於天而不可加以改變的，而實際上道體是具備在我們自身，不可離開，其次說明「存養省察」工夫的大要，最後說到「聖神功化」的極致。這不外乎想要做學問的人，反過來求諸自己而悟出它的道理。祛除那由外界引誘而生的私慾，把那原出於天的本然的善性充實起來。這就是楊時先生所說：這一章是中庸一書裏的綱領。以下十章，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話，來完成這一章的義旨的。

仲尼○曰：「君子中庸②③，小人反中庸④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仲尼：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春秋時魯國昌平鄉鄆邑（今山東曲阜縣）人。父叔梁紇，母顏氏徵在。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，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。（西元前五五一—四七九）生有聖德，學無常師。爲魯司空，又爲大司寇，攝行相事，誅少正卯，魯國大治。其後周遊列國十三年，不見用。年六十八

，返魯，刪詩、書，訂禮、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，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後世稱至聖先師。

③中庸：朱註：「中庸者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，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當然，精微之極微也。」

④君子中庸：朱註：「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，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。」

⑤小人反中庸：朱註：「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有小人之德，而又無所忌憚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君子的所作所爲都合乎中庸的道理，小人的所作所爲都違反中庸的道理。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的道理，因爲君子能隨時居于中道，無過與不及；小人之所以違反中庸的道理，因爲小人不知此理，不生成戒慎恐懼的心，而無所不爲。」

右第二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章。

子曰：「中庸其至○矣乎！民鮮○能久矣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至：猶言至善至美。

㊦鮮：上聲，音險（ㄒ一ǎㄣˇ），少也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中庸的道理，真是至善至美呵！可惜一般百姓多不能實行這種道理已經很久了。」

右第三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三章。

子曰：「道㊦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㊦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賢者過之，不肖㊦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㊦能知味也。」

【今註】

㊦道：朱注：「道者，天理之當然，中而已矣。」按此指中庸之道。

㊦知：去聲，同智。

㊦不肖：不似也，不賢也。

㊦鮮：上聲，音險（ㄒ一ǎㄣˇ），少也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中庸的道理之所以不能夠行，我已知道它的原因了：聰明的人過於明白，以為不足行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，不知道怎樣去行。中庸的道理之所以不能顯明，我已知道它的原因了：有

才智的人做過份了，而沒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。猶之乎人們沒有不飲不食的，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。」

右第四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四章。

子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○！」

【今註】

○夫，讀平聲，音扶（ㄈㄨ）。語已詞，猶乎也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中庸的道理恐怕不能夠行了吧？」

右第五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五章。

子曰：「舜①其大知②也與③！舜好④問而好察邇言⑤；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⑥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！」

【今註】

①舜：虞帝之號曰舜，史稱虞舜。初居畎畝之中，能曲盡孝道，所居民多隨之。唐堯舉使攝政，乃除四凶，舉八元八愷，天下大治。攝政三十年，受禪卽帝位，有天下之號曰有虞氏。

②知，同智。

③與，平聲，同歟。語末助詞，此處表示感歎。

④好，去聲，音號（ㄏㄠˋ）。

⑤邇言，朱註：「淺近之言。」

⑥兩端，朱註：「兩端，謂衆論不同之極致。」稍嫌混淆。鄭玄則謂「兩端，過與不及也」。較爲明確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舜可算得是大智的人吧！他喜歡詢問別人的意見，而且對於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。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，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，並且把衆論中之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。取其中道施行於民衆。這就是舜之所以成爲舜的道理吧！」

右第六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六章。

子曰：「人皆曰『予知』^①；驅而納諸罟^②獲^③陷阱^④之中而莫之知辟^⑤也。人皆曰『予知』；擇乎中庸^⑥而不能期月^⑦守也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知，去聲，同智。下同。

②罟，音古（ㄍㄨˇ），網也。

③獲，音畫（ㄏㄨㄞˋ），機檻也，爲捕獸之具。

④陷阱，謂坑也。穿地爲坎，豎鋒刃其中以陷獸也。阱，音淨（ㄐㄧㄥˋ）。

⑤辟，與避同。

⑥擇乎中庸：朱註：「擇乎中庸，辨別衆理，以求所謂中庸，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。」

⑦期月，匝一月也。期，音基（ㄐㄧ）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人人都說『我是聰明的』，可是被別人驅入網內、機檻中或陷坑裏却不知道避開；人

人都說『我是聰明的』，可是所經選擇的中庸之道連一個月的時間還守不滿呢。」

右第七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七章。

子曰：「回[⊖]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[⊖]而弗失之矣。」

【今註】

⊖回：顏回，春秋魯人，字子淵，亦稱顏淵，是孔子弟子中第一賢人。敏而好學，問一知十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；貧居陋巷，簞食瓢飲，而不改其樂，最爲孔子所稱讚，卒時祇三十二歲。

⊖拳拳服膺：朱註：「拳拳，奉持之貌。服，猶著也。膺，胸也。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，言能守也。」
「膺，音鷹（一ㄣ）。」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顏回的做人，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，得到一善，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了。」

右第八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八章。

子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①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②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！」

【今註】

①均：作平治解。

②蹈：音道（勿公），踐也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天下國家（言其大）是可以平治的，官位和俸祿（言其可貴）是可以辭掉的，閃亮的刀（言其可怕）是可以踐踏上去的，中庸之道是容易做得到的！」

右第九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九章。

子路①問「強」。子曰：「南方之強②與③？北方之強④與⑤？抑⑥而⑦強與？寬柔以教

⑤，不報無道⑦，南方之強也；君子居之。衽金革⑨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；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⑩，強哉矯⑪！中立而不倚⑫，強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⑬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」

【今註】

○子路：春秋時魯國卞人，姓仲名由，字子路，一字季路。孔子弟子，性好勇，事親孝。

○南方之強：朱注：「南方風氣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。」

○與，平聲，同歟。語末助詞，此處表示疑問。下同。

○北方之強：朱注：北方風氣剛勁，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。」

○抑，轉語詞。

○而，汝也。

○寬柔以教：朱注：「謂含容巽順，以誨人之不及也。」

○不報無道：朱注：「謂橫逆之來，直受之而不報也。」

○衽金革：衽，音任（日、今），或作衽，席也。金革，戈兵甲冑之屬。衽金革，卽以戈兵甲冑爲臥席的意思。

○和而不流：謂與人和平相處而不隨流俗轉移。

①強哉矯：矯，音狡（ㄐㄧㄠˇ），強貌。強哉矯，形容強者武勇之狀。

②中立而不倚：謂守中庸之道而有所偏倚。

③塞，朱注：未達也。謂未達時之所守。

【今譯】

子路問孔子怎麼叫做「強」。孔子說：「你所問的是南方人的強呢？北方人的強呢？還是你自己的所謂強呢？用寬宏容忍的道理去教誨人，能忍受無理的欺侮而不予報復，這是南方人的強。君子安於此道。隨身披戴戈兵甲冑，坐臥在一起，到死沒有厭倦，這是北方人的強，勇武好鬪的人安於此道。可是君子與人和平相處而不隨流俗轉移，這是真強呵！守着中庸的道理而有所偏倚，這是真強呵！國家政治上軌道的時候，不改變貧困時的操守，這是真強呵！國家無道的時候，到死也不改變平生的志節，這是真強呵！」

右第十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章。

子曰：「素隱行怪①，後世有述②焉；吾弗爲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③而廢；吾弗能已④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遯⑤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素隱行怪：素，依鄭玄注同係，義爲獨。素隱行怪，就是趨向於避害隱身，而行爲詭譎。朱熹以爲素是索之誤，索隱行怪，言深求隱僻之理，而過爲詭異之行也。按此二說皆可以通。按素隱似可作追求隱僻生活解。

②述：謂稱道也。

③塗，道路也，同途。

④已，止也。

⑤邈，同遁，隱避之意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追求隱僻生活，做些詭異怪誕的事，來欺世盜名，後世也會有人稱道他的，我是不會這樣做的。有些君子遵循着中庸之道去做，走到半路就停止了，我是不能中止的。君子依照中庸的道理而行，即使隱遁山林而不爲世人所知也不懊悔，這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。」

右第十一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一章。

子曰：「君子之道，費而隱^㉑。夫婦之愚，可以與^㉒知焉；及其至^㉓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詩^㉔云：『鳶^㉕飛戾^㉖天，魚躍于淵。』言其上下察^㉗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^㉘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」

【今註】

㉑ 費而隱：朱注：「費，用之廣也。隱，體之微也。」

㉒ 與：去聲，音預（ㄩ）。作參與解。

㉓ 至：極也。

㉔ 詩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」兩句，見詩經大雅旱麓篇。

㉕ 鳶：音鴛（ㄩ ㄣ），屬鳥類猛禽類，形略似鷹，故俗有鵠鷹之稱。

㉖ 戾：音利（ㄌ ㄧ），至也。

㉗ 察：著也。

㉘ 造端：起始之意。

【今譯】

君子的道，用處很廣而道體却隱微難見。就是沒有知識的愚夫愚婦都是可以知曉的道理，可是講

到極精微之處，雖然是聖人也有所不知。不肖的夫婦也是可以實行的，可是極精微之處，雖然是聖人也有所不能。天地是這樣的廣博正大，而人們遭到自然災害時還感到不滿。所以君子的道，講到大處，天下都承載不了；講到細微之處，天下也無人能識破它的道理。詩經上說：「鷦鷯一飛而上至天際，魚兒一躍而下入深淵。」是說它們上及于天下及於淵的自然而顯著的性能。所以君子的道，從匹夫匹婦的簡單生活起始，至其極致，能夠明察天地間的一切事物。

右第十二章，子思之言，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。其下八章，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二章，是子思所說的話，乃是申說第一章所講道不可一刻離開身心的意義。下面的八章，則是引述孔子的話來加以闡明。

子曰：「道不遠人；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」詩○云：『伐柯○伐柯，其則○不遠。』執柯以伐柯，睨○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忠恕○違○道不遠，施○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

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○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○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；有所不足

，不敢不勉；有餘不敢盡。言顯行，行顯言，君子胡不慥慥①爾！」

【今註】

①詩：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」兩句，見詩經豳風伐柯篇。

②柯，斧柄。

③則，法也。

④睨，音詣（一），邪視也。

⑤忠恕：朱注：「盡己之心爲忠，推己及人爲恕。」

⑥違，去也。

⑦施，行也。

⑧求，猶責也。下同。

⑨庸，平常也。

⑩慥慥：篤實貌。慥，音造（尸公）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道是離人不遠的；人們好高騖遠反而使道與人離遠，那是不可以說是道的。詩經上說：『伐柯伐柯，取法即在眼前』（按毛詩朱註：柯、斧柄也。意思是說，執斧以伐柯，而成新斧。則不過即從此舊斧之柯，而得其新柯之法）。如果人們執着斧柄來創製另一個斧柄，斜着眼睛看看，還

是覺得遠，那是偏差錯誤的了。所以君子只是拿別人能知能行的自身本有的道理做法則，去教導人，使他改正便可。

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，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，凡是別人加之於己身而自己不耐意的，也不要加之於別人的身上。

君子的道有四件事，我還沒有能做到一件：所希求爲人子事奉父母應該做的那些事情，可是那些事情我都沒有能夠完全做到；所希求做臣子事奉君上應該做的那些事情，可是那些事情我都沒有能夠完全做到；所希求做弟弟的敬兄長應該做的那些事情，可是那些事情我都沒有能夠做到；所希求處朋友之間對待朋友應該做的那些事情，可是那些事情我亦沒有以身作則先完全做到。平常的德行盡力實踐，平常的講話力求謹慎，如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不敢不勉力去做；多餘的話不敢全說出來。說話時要顧到能做到的事，做事也要顧到所說的話，君子們何不努力篤行實踐呢！」

右第十三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三章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^①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^②，行乎夷狄^③；素患難^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在上位，不陵^④下；在下位，不援^⑤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^⑥，小人行險以徼幸^⑦。

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^⑧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素其位而行：朱注：「素，猶見在也。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，而爲其所當爲。」

②夷狄：古以稱未開化之民族。

③難，去聲。音了乃，患難也。

④陵，侵侮也。

⑤援，牽引也。

⑥尤，歸咎之義。

⑦居易以俟命：朱注：「易，去聲，平地也。居易，素位而行也。俟命，不願乎外也。」

⑧徼幸：朱注：「徼，求也。幸，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。」

⑨正鵠：射之的也。正，音征（止ㄣ）。鵠，音谷（《ㄨ》）。朱注：「畫布曰正，棲皮曰鵠，皆侯之中，射之的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君子人就現在所處的地位去做他應該做的事，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，處在富貴的地位，就做

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；處在貧賤的地位，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；處在夷狄的地位，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；處在患難的地位，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。君子人守道安分，無論在什麼地位都是自得的。

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，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。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，自然沒有什麼怨恨。上不怨恨天，下不歸咎他人。所以君子人安於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，小人却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。

孔子說：「射箭很像君子人的做人之道，射不中正鵠，不怪別的，只反求諸己，怨自己的工夫不夠。」

右第十四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四章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○行遠，必自邇②，辟如登高，必自卑③。

詩④曰：「妻子好⑤合，如鼓瑟琴⑥。兄弟既翕⑦，和樂⑧且耽⑨。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⑩。」子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！」

【今註】

○辟如，同譬如。

② 邇：近也。

③ 卑：低也。

④ 詩：「妻子好合」六句，見詩經小雅棠棣篇。

⑤ 好，去聲，音號（ㄏㄠˋ）。

⑥ 鼓瑟琴：朱注：「和也。」

⑦ 翕，音係（ㄒㄧˋ），合也。

⑧ 樂，音洛（ㄌㄨㄛˋ）。

⑨ 耽，音丹（ㄉㄢ），樂也。

⑩ 拏，音奴（ㄋㄨˊ），子也，又妻子之統稱。

【今譯】

君子的道，好比走遠路，必須從近處開始，好比登高處，必須從低處開始。

詩經上說：「妻子兒女感情和睦，像彈琴瑟一樣的和諧。兄弟感情投合，其樂融融。使你家庭和順皆得其宜，使你的妻子快樂。」孔子贊歎說：「這樣，他的父母一定也很順心樂意了呵！」

右第十五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五章。

子曰：「鬼神之爲德①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②。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③，以承祭祀，洋洋④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」

詩⑤曰：『神之格⑥思⑦，不可度⑧思，矧⑨可射⑩思。』夫①微之顯，誠②之不可揜③如此夫④！」

【今註】

①爲德：朱注：「猶言性情功效。」

②體物而不可遺：朱注：「鬼神無形與聲，然物之終始，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，是其爲物之體，而物所不能遺也。」

③齊明盛服：齊，古本一作肅。肅戒也。明，猶潔也。盛服，謂正其衣冠也。

④洋洋，充滿也。朱注：「洋洋，流動充滿之意。」

⑤詩：「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」見詩經大雅抑篇。

⑥格，來也。

⑦思，語辭，下同。

⑧度，音鐸（ㄉㄨˋ），量也。

⑨矧，況也。

⊕射，音夜（一ㄣˋ），厭倦也。

⊖夫，音扶（ㄈㄨ），發端之辭。

⊙誠，朱注：「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。」

⊙揜，音掩（一ㄢˇ），覆蔽也。

⊖夫，音扶（ㄈㄨ），語已辭，猶乎也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鬼神的性情功效，可算是到了極點了！看他不見，聽他無聲，但他是無所不在，像是有形體的事物不能遺忘的一樣，使天下的人，齋戒沐浴穿着整齊衣服，承奉祭祀，到處充滿流動着鬼神的靈氣，好像就在頭頂上，又好像就在身邊左右。」

詩經上說：『神的來臨，是不可測度的，怎麼可以怠慢不敬呢。』鬼神的事本來是隱微的，却又如此顯著，所以真實無妄的心，不能掩藏就是這樣的啊！」

右第十六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六章。

子曰：「舜其大孝也與！○！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○饗○之，子孫

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④而篤⑤焉，故栽⑥者培⑥之，傾者覆⑦之。

詩⑨曰：『嘉樂⑩君子，憲憲⑪令德⑫。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⑬之。』故大德者必受命⑭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與，平聲，同歟。

②宗廟，祀先人之宮室也。

③饗，音丁一七，祭也。

④材，質也。

⑤篤，厚也。

⑥栽，種植也。

⑦培，培養也。

⑧覆，推倒也。

⑨詩：「嘉樂君子」六句，見詩經大雅假樂篇。

⑩嘉樂：嘉，美也。樂，音洛（カメト）。

①憲憲：詩作「顯顯」。朱注：「憲當依詩作顯。」顯顯，光明也。

②令德，美德也。

③申，重也。

④受命：朱注：「受命者，受天命爲天子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舜可算得是大孝的人吧！論他的德性已爲聖人，論他的尊貴已爲天子，論他的財富，已有四海之大，世世受宗廟的祭饗，子子孫孫永久保持着祭祀不絕。所以有大德的人，一定得到尊位，一定得到厚祿，一定得到美名，一定得到高壽。所以上天生育萬物，一定要因其材質而予以厚施，所以可栽種的就培植它，要傾倒的就只好讓它倒下。」

詩經上說：『善良而愉樂的君子，有光明的美德，適合於民，有益於民，所以能承受上天賜與的福祿，上天保佑他，並給他重大的使命。』所以有大德的人，必然能受天命而做天子。

右第十七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七章。

子曰：「無憂者，其惟文王①乎！以王季②爲父，以武王③爲子；父作之④，子述之⑤。」

。武王纘④大王⑤、王季、文王之緒⑥，壹戎衣⑦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

武王末受命⑧，周公⑨成文武之德，追王⑩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⑪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，達乎諸侯大夫、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、子爲士，葬以大夫、祭以士；父爲士、子爲大夫，葬以士、祭以大夫。期之喪⑫，達乎大夫；三年之喪⑬，達乎天子；父母之喪，無貴賤一也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文王：卽周文王，姓姬，名昌，爲周武王父。殷紂時爲西伯，國於岐山之下，積善施仁，政化大行。崇侯虎讒之於紂，被囚羑里；其臣散宜生等獻紂以美女玉帛，得釋歸；益行善政，諸侯多歸之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武王既有天下，追尊爲文王。一說「文」是其生時之尊號。

②王季：周太王季子，文王父，名季歷。太王卒，季歷嗣立，修太王之業，傳位於文王。及武王而有天下，追尊爲王季。

③武王：卽周武王，文王子，名發。殷末，嗣爲西伯。殷紂無道，武王率諸侯東征，敗紂於牧野，紂自焚死。武王乃代有天下，卽帝位，都鎬。在位十九年崩，諡曰武。一說「武」是其生時之尊號。

④父作之：指王季作積功累仁之業。

⑤子述之：指武王能繼其志述其業。

⑥續，繼也。

⑦大王：大晉太（ㄉㄤˋ ㄊㄞˋ），即王季父古公亶父。

⑧緒，事業也。

⑨壹戎衣：朱注：「戎衣，甲冑之屬。」係依偽孔傳之說，解作「一著戎衣以滅紂」。鄭玄注：「衣」讀如「殷」，係聲之誤。「衣」是誤字。又據尙書康誥有「殪戎殷」之說，「壹」同「殪」，作「滅」解，「戎」作「大」解，故「壹戎衣」同於「殪戎殷」，應解作「滅大殷」。

⑩末受命：末猶老也，是說武王年老時候才受天之命而有天下。

⑪周公：姓姬名旦，周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攝政，而管、蔡、霍三叔忌之，作流言以撼公，公避居東山，作鷖鷖之詩以貽王，王悟其非，因迎公歸。三叔懼，挾殷裔武庚叛，王命公東征，殺武庚，誅貶三叔，滅國五十，奠定東南。歸而改定官制，創制禮法，周之文物，因以大備。

⑫追王：王，去聲，音ㄉㄞˋ，動詞。朱注：「追王，蓋推文武之意，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。」就是追加太王、王季的王號。

⑬先公：是太王以上的祖宗。

⑭期之喪：期，音ㄘㄧ，指期年，即一周年。期之喪，謂旁系親屬的期年之喪。

⑮三年之喪：按三年之喪，除父母之喪外，諸侯爲天子，大夫、士爲國君，嫡孫承重爲祖父母，繼立

者爲先君，父爲嫡長子，天子爲后，皆三年服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沒有憂愁的人算只有周文王了吧！有王季做他的父親，有武王做他的兒子；父親做好的基業兒子又能繼志述德。周武王繼承大王、王季、文王的基業，滅了大殷而得了天下，自身沒有失掉天下顯揚的聲名，尊貴爲天子，財富則擁四海之大，世世受宗廟的祭饗，子子孫孫永久保持着祭祀不絕。」

周武王在晚年纔受天命做了天子，到周公纔完成文王武王的德業，追加太王、王季的帝王諡號，並以天子的禮節追祀以前的祖宗。這種禮節，從天子到諸侯大夫一直適用到士人百姓。如果父親做大夫、兒子是士人，那末葬時就用大夫的禮節，祭時用士人的禮節；父親是士人，兒子爲大夫，那末，葬時就用士人的禮節，祭時用大夫的禮節。旁系親屬的一年之喪，只到大夫爲止；直系親屬的三年之喪，天子也須遵守；至於父母之喪，就無論尊貴和卑賤都是一樣的。」

右第十八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八章。

子曰：「武王周公其達孝○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脩其

祖廟，陳②其宗器③，設其裳衣④，薦⑤其時食⑥。

宗廟之禮，所以序⑦昭穆⑧也；序爵⑨，所以辨貴賤也；序事⑩，所以辨賢也；旅酬⑪下爲⑫上，所以逮賤也；燕毛⑬，所以序齒⑭也。

踐⑮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；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；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

郊社⑯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；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，禘⑰嘗⑱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⑲乎！」

【今註】

①達孝：達，義爲通。達孝，意謂天下之人通謂之孝。另謂達孝是孝道無所不通的意思。

②陳，列也。

③宗器，朱注：「宗器，先世所藏之重器。若周之赤刀、大訓、天球、河圖之屬也。」鄭注：「祭器」。以依鄭注爲宜。

④裳衣，朱注：「裳衣，先祖之遺衣服，祭則設之以授尸也。」

⑤薦，獻也，陳也。

⑥時食，朱注：「時食，四時之食，各有其物，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。」

⑦序，爲之次序也。

⑧昭穆：古宗廟之制，始祖廟居中，以下皆父爲昭，子爲穆，昭居左，穆居右。又廟祭之時，子孫亦分昭穆。禮祭統：「夫祭有昭穆，昭穆者，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。」是也。

⑨爵，爵位。朱注：「爵，公侯卿大夫也。」

⑩事，指祭祀時的職事。

⑪旅酬：朱注：「旅，衆也。酬，導飲也。旅酬之禮，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。」

⑫爲，去聲。

⑬燕毛：朱注：「燕毛，祭畢而燕，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。」

⑭齒，年齡。

⑮踐，用足踐踏。

⑯郊社：郊，祭天；社，祭地。

⑰禘，音締（力一），天子宗廟之大祭。

⑱嘗，秋祭也。

⑳示諸掌，言易見也。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周武王和周公算是天下通稱能盡孝道的人吧！所謂孝，就是能繼承先人的遺志，完成

先人的事業。春秋祭祀的時候，修好祖宗的廟宇，列出祖宗所藏的重要器物，陳設祖宗穿着過的衣服，供獻應時的食品。

宗廟祭祀的禮節，就是要排列父子遠近、長幼、親疏的次序；排列爵位的次序，就是要分別官位的尊卑；排列各職事的次序，就是要分別子孫才能的高下；子弟們皆得舉酒以敬長輩，就是要使卑下者也有居於先導的光榮。飲饌的時候，以毛髮的顏色以定坐位的上下，就是要分別長幼的次序。

站在排定的位置，行祭祀的禮節，奏着祭祀的音樂；敬奉那些所應該尊重的，愛護那些所應該親近的；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一樣，事奉逝去的如同事奉現存的一樣，這便是盡孝的極致。

祭祀天地的禮節，就是爲事奉上帝的；祭祀祖廟的禮節，就是爲祭祀自己祖先的。明白了祭天地的禮節，和天子宗廟大祭與秋祭的意義，那末，治理國家的事情，真像把東西放在手掌上一樣的容易啊！」

右第十九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十九章。

哀公○問政。子曰：「文武○之政，布○在方策④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

政息⑤。人道敏⑥政，地道敏樹。夫⑦政也者，蒲盧⑧也。

故爲政在人⑨，取人以身⑩，修身以道⑪，修道以仁⑫。仁者，人也，親親⑬爲大。義者，宜也，尊賢⑭爲大。親親之殺⑮，尊賢之等⑯，禮所生也。

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天下之達道⑰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，三者，天下之達德⑱也。所以行之者一⑲也。

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⑳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㉑，或利而行之㉒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

子曰㉓：「好㉔學近乎知㉕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㉖。」

知斯三者㉗，則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㉘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㉙羣臣也，子庶民㉚也，來百工㉛也，柔遠人㉜也，懷㉝諸侯㉞也。

修身，則道立；尊賢、則不惑⑤；親親、則諸父⑥昆弟不怨；敬大臣、則不眩⑦；體羣臣、則士之報禮重⑧；子庶民、則百姓勸⑨；來百工、則財用足；柔遠人，則四方歸之；懷諸侯、則天下畏之。

齊明盛服⑩，非禮不動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讒⑪遠⑫色，賤貨而貴德⑬，所以勸賢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⑭，所以勸親親也；官盛任使⑮，所以勸大臣也；忠信重祿⑯，所以勸士也；時使薄斂⑰，所以勸百姓也；日省月試⑱，既稟稱事⑲，所以勸百工也；送往迎來⑳，嘉善而矜不能㉑，所以柔遠人也；繼絕世㉒，舉廢國㉓，治亂持危㉔，朝聘以時㉕，厚往而薄來㉖，所以懷諸侯也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㉗也。凡事豫㉘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，則不貽㉙；事前定，則不困；行前定，則不疚㉚；道前定，則不窮㉛。

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

誠⑤者，天之道也，誠之⑥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⑦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⑧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博學⑨之，審問⑩之，慎思⑪之，明辨⑫之，篤行⑬之。有弗學⑭，學之弗能弗措⑮也；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哀公，春秋時魯國國君。

②文武：周文公與周武王。

③布，同佈。

④方策，方，木版。策，竹簡。方策，謂簡牘也。

⑤息，猶滅也。

⑥敏，速也。猶勉也。

⑦夫，音扶（ㄈㄨˇ）。

⑧中庸，葦也。朱注：「蒲盧，沈括以爲蒲葦，是也。以人立政，猶以地種樹，其成速矣。而蒲葦又

易生之物，其成猶速也，言人存政舉，其易如此。」

⑨爲政在人，即爲政之道在於得人之意。人，指賢臣。

⑩取人以身，即取人之道，在於其人之修身與否。身，指已修之身。

⑪道，朱注：「道者，天下之達道。」就是天下人共由的道路。

⑫仁，朱注：「仁者，天理生物之心。」就是萬物得於天的自然的本性。

⑬親親，上一親字是動詞，下一親字是名詞。親親，就是親近愛護自己的親人。

⑭尊賢，意謂尊敬賢者。

⑮親親之殺：殺，去聲，所壞切，讀尸_力。差也，減也。親親之殺，就是對於最親的人、次親的人以及遠親的人應有差別。

⑯尊賢之等：是說賢者有大小等級之分，尊敬賢者也應有等第。

⑰達道，朱注：「達道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。」就是人人所應該履行的大道。

⑱達德，朱注：「謂之達德者，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」就是人人所應有的德性。

⑲一，朱注：「一，則誠而已矣。」

⑳困而知之，是說困勉苦學而後才知道。

㉑安而行之，是說心安理得地去做。

㉒利而行之，是說爲了有利才去做。

㉓子曰，朱注：「子曰二字，衍文。」

④好，去聲，音號（ㄏㄠˋ）。

⑤知，同智。

⑥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；朱注：「好學非知，然足以破愚；力行非仁，然足以忘私；知恥非勇，然足以起懦。」

⑦斯三者，指上述好學，力行，知恥。

⑧經，常也。

⑨體，體恤之意。朱注：「體，謂設以身處其地，而察其心也。」

⑩子庶民，就是愛民如子的意思。子，動詞。

⑪來百工：百工，謂衆工匠，來百工，就是招徠各種工匠的意思。

⑫柔遠人：朱注：「柔遠人，所謂『無忘賓旅』者也。」按柔，安也，和也。遠人，乃遠方之人。柔遠人，就是懷柔遠方的人，使其向心來歸。

⑬懷，撫也，安也。

⑭諸侯，是封建時代列國的君主。

⑮不惑，謂不疑於理。

⑯諸父，指父輩。

⑰不眩，謂不迷於事。

⑱報禮重，謂感恩圖報而尊重君上。

①百姓勸，勸，勉也。勸勉他人或受教而知所勸勉，皆可曰勸。百姓勸，意謂百姓感動自知勸勉以事上也。

②齊明盛服：見前第十六章註解③。

③讒，就是誣害好人的話。

④遠，去聲，音ㄩㄢˇ。

⑤賤貨而貴德，謂輕視財物而重視道德。

⑥好惡，皆去聲。

⑦官盛任使：朱注：「官盛任使，謂官屬衆盛，足任使令也。蓋大臣不當親細事，故所以優之者如此。」就是說職屬衆多，便于差使。

⑧忠信重祿：就是待之以至誠，養之以厚祿。

⑨時使薄歛：就是適時役使百姓，輕征賦稅。

⑩日省月試：省是查察，試是考驗。就是經常查考工作的意思。

⑪既稟稱事：既，通餼，稟，通廩。既稟，謂月給之官俸也。稱，去聲，讀ㄔㄥ。既稟稱事，就是要使其所得俸祿與其工作相稱。

⑫送往迎來：歡送去的，歡迎來的。

⑬嘉善而矜不能：對有善行的加以獎勵，對才能薄弱的加以矜撫。

⑭繼絕世，諸侯之國世系已絕的使其能延續下去。

⑤舉廢國，廢置的國家使其能振興起來。

⑥治亂持危，有亂事的要爲之治平，有危難的要加以扶持。

⑦朝聘以時，朱注：「朝，謂諸侯見於天子。聘，謂諸侯使大夫來獻。王制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。」朝聘以時，就是諸侯朝聘要使其依一定的時期。

⑧厚往而薄來，是說對諸侯的賞賜要厚，納貢要薄。

⑨一，朱注：「一者誠也，一有不誠，則是九者，皆爲虛文矣。」

⑩豫，先事曰豫。朱注：「豫，素定也。」

⑪跲，音劫（ㄐㄧㄝˊ），躓也。

⑫疚，音救（ㄐㄧㄡˋ），病也。愧悔也。

⑬窮，止也，窮困也。

⑭誠，朱注：「誠者，其實無妄之謂，天理之本然也。」

⑮誠之，朱注：「誠之者，未能真實無妄，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，人事之當然也。」

⑯不勉而中，不須勉強而合之意。中，去聲。音衆（ㄓㄨㄥˋ）下同。

⑰從容中道，從，音聰（ㄘㄨㄥ）。從容，舉動也。從容中道，就是一舉一動皆合於道之意。但此「中」字，有人認爲應如本字讀平聲，即是發而無過不及之「中」。亦可解。

⑱博學，廣博的學習。

⑲審問，詳細的求教。

⑥ 慎思，慎重的思考。

⑦ 明辨，明白的辨別。

⑧ 篤行，切實的力行。

⑨ 有弗學，猶言不學則已。

⑩ 措，廢置也。

謹按以上哀公問政一章，蔣總統認為是中國政治哲學極其重要的部分。茲恭錄蔣總統對於這一章內容要義的綜合說明於次：『在這一章裏面，孔子把一切「爲政之要」都說明了，這中間提到爲政的原理，爲政的方法和步驟，爲政的先決條件，爲政的內容與條目，而最後提出一個「誠」字作爲政治的原動力，看去似乎是錯綜繁複，實際是很貫串的，他的主旨就是爲政要以「人」爲對象。從作爲方面來說，若要得人，就要修己，知仁勇的修習，與學問思辨行的工夫，都是修己的內容；從目的方面說，要正己（古人說政者正也，正己而後正人），也要納人於正，使各得其所，並且使各盡其力，而最後又貫以一個「誠」字，照應着通篇前後。這「誠」字實在是一切政治的基礎，知仁勇達德由此而生，九經由此而行。那麼究竟「誠」的內容是什麼呢？「誠」是修己治人的根本，一切事業的原動力，我們看後面第二十五章所說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」可見孔子這一章的主意，就是要說明爲政之本，不僅是爲立己，而是爲立人。換言之，不是爲私，而是爲公。所以說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。」就是在使人各盡其性，各盡其能，不但要成己，還要能成物，此物字包括本身以外的一切人與事，而成物之功，要從成己始，這不僅是對於一國君主的說

法，實在對於一切負有管理教導訓練責任的主管人員，爲一篇極完滿的教科書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對於這一章，要熟讀深思，反覆研究，對於行政治人，爲學處事，必有不少裨益。綜核本章主旨闡明政治原理，以人爲本，以五達道爲綱，以九經爲目，朱注：「經，常也。」乃以五達道與九經相互配合，卽成爲中國自來所稱的「綱常」了。亦可以說五達道爲體，九經爲用，而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實現此綱常的要素，否則綱常就無從實現；惟誠爲三達德的精神力量所自出，故實現綱常——政治原理，乃以誠爲其原動力，故曰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魯哀公問爲政的道理。孔子說：「周文王和武王的施政，都載在簡牘上面。但全在乎施政的人。當他們在的時候，他們的政教就能施行；他們死了，他們的政教也就廢滅了。以人施政之道，在使政教推行快速；以地種樹之道，在使樹木生長快速。以人施政易見成效，就如同地上蒲葦的快速滋長一樣。」

所以爲政之道在於得到人才，而得人的方法在於修養自身，要修身必須講究天下人共守的法則，要修道必須依據萬物得於天的自然本性。所謂仁，就是人性；以親愛自己的親人最爲重大。所謂義，就是事事得其所宜，以尊敬賢德的人最爲重大。親愛親人而有等差，尊敬賢者而有等級，就是禮節所由產生的。

所以要治國的君子不可不講究修身；要想修身，不可不事奉雙親；要想事奉雙親，不可不知道尊賢愛人，要知道尊賢愛人，不可不知道天理。

天下共由的道路有五種，而用以實行的工夫則有三種。我們說：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交，這五種就是天下人共由的道路。智慧、仁愛、勇敢，這三種就是天下人應有的德性。用來實行的那就是一個『誠』字。

這些道理，有些人天生的不待學習就知道了，有些人是經過學習而知道的，有些人則是經過困勉苦學而後才知道的。等到知道的時候却都是一樣。有些人心安理得地去實行，有些人爲了有利才去實行，有些人則需要勉強才能實行，但一等到成功的時候却都是一樣。」

孔子說：「喜愛研究學問就接近智了，能夠力行善就接近仁了，知道什麼是羞恥就接近勇了。知道了這三樣（好學、力行、知恥），就可以知道怎樣去修身了；知道了怎樣去修身，就可以知道怎樣去治理別人了；知道了怎樣去治理別人，就可以知道怎樣去治理天下國家了。」

凡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有九種經常不變的綱領，那就是：修正己身，尊重賢人，親近愛護親人，恭敬大臣，體恤衆臣，愛民如子，招徠各種技工，善待遠方的人，安撫列國的諸侯。

能修好己身，大道就可以樹立了；能尊重賢人，對於事理就不致疑惑了；能親愛親人，伯叔兄弟們就不會有怨恨了；能敬重大臣，臨事就不會迷亂了；能體恤臣下，才智之士就會竭力以圖報效了；能愛民如子，百姓們就會自相勸勉來效忠了；能招徠各種工人，國家的財用就充足了；能善待遠方的人，四方的人都來歸附了；能安撫列國的諸侯，天下人都自然畏服了。

齋戒明潔，正其衣冠，不合禮節的事不輕舉妄動，這就是修正己身的方法；不聽誣陷好人的壞話，遠離女色，輕視財物而重視道德，這就是勸勉賢人的方法；升高他的爵位，加厚他的俸祿，同情他

的愛好和厭惡，這就是勸勉親近親人的方法；所屬衆多而便于差使，這就是勸勉大臣的方法；待之以至誠，養之以厚祿，這就是勸勉士衆的方法；役使適時，輕征賦稅，這就是勸勉百姓的方法；經常查考工作，給與報酬與其工作相稱，這就是勸勉工匠的方法；歡送去的，歡迎來的，對有善行的予以獎勵，對於才能薄弱的加以矜恤，這就是懷柔遠方人的方法；延續已絕的世系，振興廢滅的國家，有亂事的爲之治平，有危難的加以扶持，諸侯的朝聘之禮使其有一定的時期，賞賜厚而納貢薄，這就是安撫諸侯的方法。治理天下國家的經常不變的綱領有九項，可是用以實行的方法只是一個『誠』字。

任何事情，事前有準備就可成功，沒有準備就要失敗。說話先有準備，就不會理由站不住；做事先有準備，就不會遭到困難；行爲先有定奪，就不會出毛病；做人的道理先有定則，就不會行不通了。在下位的時候，若是得不到上級的信任，人民就無法可以治理了；要得到上級的信任是有方法的，若是不爲朋友所信任，那就得不到上級的信任了；要取得朋友的信任是有方法的，若是不能孝順父母，那就不能爲朋友所信任了；孝順父母是有方法的，若是反省自身沒有誠意，那就不能夠孝順父母了。本身有誠意也是有方法的，若是不明白至善之所在，那自身也就不能有誠意了。

誠，是天生的真理，實踐此誠字，是人爲的真理。所謂誠，是不須勉強而合，不須思維而得，一舉一動都合於道理，這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的。所謂實踐之誠，那就要選擇至善之道而堅守不渝才可以做到。

要廣博的學習，詳細的求教，慎重的思考，明白的辨別，切實的力行。不去學習則已，既去學習就不到學識淵博不止；不去求教則已，既去求教就不到徹底明白不止；不去思考則已，既去思考就不

到想出道理不止；不去辨別則已，既去辨別就不到辨別明白不止；不去實行則已，既去實行就不到切實做到不止。別人學一次就會了，我就學他一百次，別人學十回就會了，我就學他一千回。一個人如果真能照這樣去做，即使是個笨拙的人也會聰明起來了，即使是個柔弱的人，也會堅強起來了。」

右第二十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章。

自誠明，謂之性○；自明誠，謂之教○。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

【今註】

○自誠明，謂之性：朱註：「自，由也。德無不實，而明無不照者，所性而有者也，天道也。」這兩句的意思是由心誠而自然明照一切，就叫做性，乃約先天的理性而言。

○自明誠，謂之教：朱註：「先明乎善，而後能實其善者，賢人之學，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」這兩句的意思是由明善而篤踐身誠，是出於人爲的教化。乃約後天的事修而言。

【今譯】

由本誠而自然明善，是屬於天賦的本性；由明善而歸于真誠，乃屬於人爲的教化。有了誠就能明白道理，能夠明白道理也就做到誠了。

右第二十一章，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。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一章，是子思承接上章孔子所說天道人道的意旨而立說的。從這以後的十二章，都是子思的話，用來反覆推論闡明這一章的意旨。

唯天下至誠○，爲能盡其性○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○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④矣。

【今註】

○天下至誠：朱註：「天下至誠，謂聖人至德之實，天下莫能加也。」

○盡其性：朱註：「盡其性者，德無不實，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，察之由之，巨細精粗，無毫髮之不盡也。人物之性，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。能盡之者，謂知之無不明而爲之無不當也。」

○贊，猶助也。

④與天地參：朱註：「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惟有天下至誠的聖人，能夠完全實行到他天賦的本性的極致；能盡他自己的本性，就能盡知他人的本性；能盡知他人的本性，就能盡知萬物的本性；能盡知萬物的本性，就可以贊助天地間萬物的化育；能贊助天地間萬物的化育，就可以與天地並立爲三了。

右第二十二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的一段是第二十二章。

其次①致曲②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③，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。

【今註】

①其次：指次於聖人一等的賢人。

②致曲：致，推致也。曲，一偏也。

③形、著、明、動、變、化等句：朱註：「形者，積中而發外；著，則又加顯矣；明，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；動者，誠能動物；變者，物從而變；化，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蓋人之性無不同，而氣則有異，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。其次則必致其善端發見之偏，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極

也。曲無不致，則德無不實，而形著動變之功，自不能已，積而至於能化，則其至誠之妙，亦不異於聖人矣。」

【今譯】

那次於聖人一等的賢人，不能如聖人完全盡其本性，而致力去推轉偏於一面的物理，如此亦能推轉到誠的地步；誠於中就可以立刻表現於外，形於外就可以迭加顯著，既能顯著就會更外光輝發越，光輝發越就可以感動人心，感動人心就能轉移習俗，轉移習俗就能化育萬物，只有天下最誠的人能做到化育萬物的地步。

右第二十三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三章。
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①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②。見③乎蓍龜④，動乎四體⑤，禍福將至，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【今註】

①禎祥：謂吉祥之萌兆。禎，音貞（止々）。②妖孽：謂妖邪之萌兆。妖，音妖（止々）。③見：見於。④蓍龜：蓍草與龜。⑤四體：四肢。

②妖孽：謂凶禍之萌兆。

③見：同現。

④蓍龜：蓍，音師（尸）。蓍草、龜甲皆古時卜筮所用。

⑤四體：即四肢。

【今譯】

誠到極點，可以預知未來的事情。國家將到興盛的時候，定有吉祥的徵兆；國家將到滅亡的時候，定有凶禍的徵兆；發現在卜筮的蓍草和龜甲上，表現在人的動作儀態之間；禍福將要來臨時，是福，定先知道，是禍，也可預先知道。所以至誠的人如同神明一樣。

右第二十四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四章。

誠者，自成①也；而道，自道②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誠者，非自誠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③也；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④之宜也。

【今註】

○自成：完成自己的人格。

○自道：道，同導。自道，是導引自己去行其所當行的道路。

○知：同智。

④措：音醋（ㄘㄨˋ），施行也。

【今譯】

誠，是完成自己人格的要件；道，則是引導自己走向當行的道路。誠，是自然的道理，萬事萬物的終始本末都離不了它，沒有這個「誠」字，就沒有萬事萬物了。所以君子把「誠」看得特別寶貴。誠，並不是僅乎完成自己就算完了，而是要拿它來成就萬事萬物。所以先要成就自己人格，所以化人，故名曰「仁」。而成就萬事萬物，才正是本身才德的發揮，故名曰「智」。性是體，德是用；由性體而發生德用，合於成己成物的道理，所以隨時施行都是適宜的。

右第二十五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五章

故至誠無息○，不息則久○，久則徵○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，

所以載物④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⑤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⑥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⑦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①而章②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

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：其爲物不貳③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④天，斯昭昭⑤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⑥而不重，振⑦河海而不洩⑧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⑨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⑩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⑪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⑫鼉⑬蛟⑭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⑮焉。

詩云⑯：「維⑰天之命，於⑱穆⑲不已。」蓋⑳曰，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「於乎㉔不顯㉕，文王之德之純㉖。」蓋曰，文王之所以爲文㉗也，純亦不已。

【今註】

①至誠無息：是說聖人所有的至誠，沒有絲毫虛假，自然永無間斷。

②久：朱註：「久，常於中也。」

③徵：朱註：「徵，驗於外也。」

④博厚……載物：指地而言。

⑤高明……覆物：指天而言。

⑥悠久……成物：指天地運行不息以化育萬物而言。

⑦配天：配，匹也。配天，謂與天合德也。

⑧見：同現，猶示也。

⑨章：同彰。

⑩不貳：無二心也。

⑪夫：音扶（ㄈㄨ），發語辭。下同。

⑫昭昭：猶耿耿，小明也。

⑬華嶽：華，去聲，音化（ㄏㄨㄚˋ）。華嶽，謂華山與嶽山。按華山即太華山，嶽山即岢嵐山，並在今陝西省境。

⑭振：猶收也。

⑮洩：同泄，漏也。

⑯卷：平聲，音權（ㄎㄨㄢˋ）。猶區也。古本原作「拳」。一卷石，就是石小如拳的意思。

⑰寶藏：藏，音臟（ㄗㄞˋ）。藏物之所曰藏。寶藏，謂蘊藏之寶物。

⑱勺：音杓（ㄖㄨˊ）。酌水器具。

⑲鼃：元（ㄩㄢˊ），大鼃也。

⑳鼃：音蛇（ㄘㄨㄛˊ），動物名，一名鼃龍，屬脊椎動物爬蟲類。

⑤蛟：龍之屬也。

⑥殖：積生貨利曰殖。音植（出）。

⑦詩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等四句，見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。

⑧維：發語詞。

⑨於：音烏（X），歎詞。

⑩穆：深遠也。

⑪蓋：疑詞。

⑫於乎：同嗚呼，歎美詞。

⑬不顯：朱註：「不顯，猶言豈不顯也。」

⑭純：純一不雜也。

⑮文：諡號。

【今譯】

所以至誠之道是永遠沒有間斷的；沒有間斷，自然可以持久；誠於中者既久，自然能徵驗於外；徵驗彰著，自然悠遠而無窮；悠遠無窮，積之爲廣博而深厚；廣博深厚，發而爲高大而光明。博厚是
用以承載萬物的，高明是用以覆蓋萬物的，悠久是用以化成萬物的。博厚可以匹配地，高明可以匹
配天，悠久和天地一樣無窮無盡了。這樣的作用，不待自我顯示而自然彰明，不須動作而自然感人化俗，不必有所施爲而自然有所成就。

天地的道理，可以一句話說完：那即是造物者誠一不貳，化生萬物有不可測知的奧妙。天地的道理是：廣博、深厚、高大、光明、悠遠、長久。現在比方說天，不過是一點點光亮所積累，可是說到那無窮的天體，滿懸着日月星辰，覆蓋着地上的萬物。說地吧，不過是一把泥土所積累，等到形成博厚的大地，却載著華嶽那樣高的山而不覺其重，收着河海那麼多的水而不會洩漏，萬物都載在上面。再說山吧，不過是拳形大的石塊所積累，等到形成廣大的時候，草木生長在上面，禽獸也棲止在上面，蘊藏的寶物也在那發掘出來。再說水吧，不過是一勺一勺的水所累積，可是等到它大不可測，鼉龜蛟龍魚鼈等都生長在裏面，貨物財富也在那裏生產出來。

詩經上說：「上天的道理，是行健不息的啊！」這就是天之所以成爲大的道理吧。又說：「這不是很明顯嗎？文王的德性是這樣純一而不息。」這就是文王所以尊諡爲「文」的道理吧。純一，也就是行健不息的意義。

右第二十六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是第二十六章。

大哉聖人之道！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①極于天。優優②大哉！禮儀三百③，威儀三千④，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⑤焉。故君子尊德性⑥而道問學⑦，

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①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②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③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④。詩⑤曰：「既明且哲⑥，以保其身。」其此之謂與⑦！

【今註】

①峻：高大也。

②優優：寬裕貌。

③禮儀三百：依考證：「禮儀」係「禮經」之誤。因「儀」與下「威儀」意義相同，不當複出；且「禮經三百」一辭，古籍中常見。三百，言其條目之多，並非實數。

④威儀三千：威儀，儀容行止也。按禮，是綱領原則；儀則是表見於儀容行止之法度程式。三千，亦係言其條目之多，並非實數。

⑤凝：聚也，成也。

⑥尊德性：尊，恭敬奉持之意。朱註：「德性者，吾所受於天之正理。」又註：「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。」

⑦道問學：道，由也。問學，即學問。朱註：「道問學，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微也。」

⑧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：這是說修德與問學，臻於廣大精微的高明之境，仍然經由中

庸之道，不至太過與不及。

㊶倍：同背。

㊷國有道其言足以興：是說國家有道的時候，君子的話可以振興國家。

㊸國無道其默足以容：是說國家無道的時候，君子保持沉默也足免於災禍。

㊹詩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兩句，見詩經大雅烝民篇。

㊺哲：智也。

㊻與：同歟。

【今譯】

聖人的道理，真是偉大啊！充滿了天地之間而發育萬物，他的崇高真可比得上天。充裕而又偉大啊！他製訂了大的禮則有三百種之多，小的儀節有三千種之多，等待那有才有德的人出來而後實行。所以說：不是有最偉大德性的人，最偉大的道理是不能成就的。因此，君子恭敬奉持着所受於天的性理，同時講求學問而致知，使德性和學問臻於廣大精微的高明境界，不偏不倚的遵由中庸的大道。致知方面，溫習舊學而增進新知；修德方面，充厚自身的純一心志，以崇尚禮儀。所以，在上位而不驕傲，處於卑賤也不背上作亂。當國家有道的時候，他的言論可以振興國家，當國家無道的時候，他的淵默足以見容於亂世。詩經上說：「既明達而又有智慧，以保全其身。」就是這個意思吧！

右第二十七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七章。

子曰：「愚而好①自用②；賤而好自專③；生乎今之世，反④古之道；如此者，裁⑤及其身者也。」

非天子，不議禮⑥，不制度⑦，不考文⑧。今⑨天下，車同軌⑩，書同文，行⑪同倫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子曰：「吾說夏禮，杞⑬不足徵⑭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⑮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⑯。」

【今註】

①好：去聲，音號（ㄏㄠˋ）。下好字同。

②愚而好自用：是說無德的人偏要自以爲是。

③賤而好自專：是說無位的人偏要一意孤行。

④反：復也。

⑤裁：古灾字。

⑥不議禮：朱註：「禮，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。」不議禮，就是不可以討論禮法。

⑦不制度：朱註：「度，品制。」不制度，就是不可以制訂法度。

⑧不考文：朱註：「文，書名。」不考文，就是不可以校訂文字。

⑨今：朱註：「今，子思自謂當時也。」

⑩軌：朱註：「軌，轍迹之度。」軌，音ㄍㄨㄟ。

⑪行：去聲，音幸（ㄒㄩㄥ）。

⑫倫：朱註：「倫，次序之體。」

⑬杞：國名，夏之後，杞，音起（ㄑㄩˇ）。

⑭徵：證也。

⑮宋：國名，殷之後。

⑯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：朱註：「但夏禮既不可考證，殷禮雖存，又非當世之法，惟周禮乃時王之制，今日取用，孔子既不得位，則從周而已。」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笨拙的人偏要自以爲是，卑賤的人偏要憑一己的意思做去；生在現今的時代，偏要恢復古代的做法；這樣的人，一定會害及其本身的。」

不是天子，不可以議論禮法的是非，不可以制作法度，不可以校訂文字。現在，天下一統，車子的轍迹相同，寫的文字相同，行爲的法度相同。即使在天子之位，如果沒有聖人的德性，是不敢制禮作樂的；即使有聖人的德性，如果不在天子之位，也是不敢制禮作樂的。

孔子說：「我喜歡夏代的禮法，可是夏代之後的杞國所行的不足以證明就是正確的夏禮。我學殷代的禮法，可是殷代之後的宋國雖在，但宋國所行的，已證明不合當時之用。我學周代的禮法，正是現在所用的；縱有可議之處，但我不在其位，我只有依從現行的周禮了。」

右第二十八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八章。

王^①天下有三重^②焉，其寡^③過矣乎！上焉者，雖善無徵^④；無徵，不信；不信，民弗從。下焉者，雖善不尊^⑤；不尊，不信；不信，民弗從。故君子之道^⑥，本諸身^⑦，徵諸庶民^⑧，考諸三王而不繆^⑨，建^⑩諸天地^⑪而不悖^⑫，質^⑬諸鬼神^⑭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^⑮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是故君子動^⑯而世爲天下道^⑰，行而世爲天下法^⑱，言而世爲天下則^⑲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

詩^⑳曰：「在彼無惡^㉑，在此無射^㉒，庶幾^㉓夙夜^㉔，以永終譽。」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^㉕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【今註】

①王：去聲，音ㄨㄥˊ，動詞。君臨也。

②三重：猶言三項重要的事。朱註引呂氏：「三重，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」

③寡：少也。

④上焉者雖善無徵：朱註：「上焉者，謂時王以前，如夏商之禮雖善，而皆不可考。」無徵，無可考證之意。

⑤下焉者雖善不尊：朱注：「下焉者，謂聖人在下，如孔子雖善於禮，而不在尊位也。」

⑥君子之道：朱注：「此君子，指王天下者而言，其道，即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之事也。」

⑦本諸身：朱注：「本諸身，有其德也。」

⑧徵諸庶民：朱注：「徵諸庶民，驗其所信從也。」

⑨繆：同謬，誤也。

⑩建：立也。

⑪天地：朱注：「天地者，道也。」

⑫悖：亂也，逆也。

⑬質：問也，亦作正解。

⑭鬼神：朱注：「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」

⑮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：朱注：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所謂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者也。」

㊟動：朱注：「動，兼言行而言。」

㊟道：朱注：「道，兼法則而言。」

㊟法：法度也。

㊟則：準則也。

㊟詩：「在彼無惡」四句，見詩經周頌振鷺篇。

㊟惡：去聲，音誤（ㄨˇ），厭惡也。

㊟射：音妬（ㄉㄨˋ），厭惡也。射，詩作數，意亦同。

㊟庶幾：幾，平聲，音機（ㄐㄧ）。

㊟夙夜：早夜。

㊟蚤：同早。

【今譯】

君臨天下有三項重大的事，就是議論禮法，制作法度，校訂文字。做好這三件事那就少有過錯了。在上的，如夏商兩朝禮法雖然很好，因為年代久遠已無從考證；既已無從考證，就不能使人相信；既不能使人相信，百姓就不會遵從了。在下位的，雖然善於禮法，因為不在尊位，也不能使人相信，既不能使人相信，百姓也就不會遵從了。所以君臨天下的人要做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三事，必須以自身的德性為根本，再考驗人民的信任，查考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制度而沒有錯誤，建立於天地之間而不背逆天道，質問鬼神也沒有疑誤，等到百世以後聖人出來也不會有什麼疑惑了。質問鬼神也沒有疑心，

是知道合乎天理了；等到百世以後聖人也不會疑惑，是知道順乎人的情理了。

因此君臨天下的王者，他的舉動可以世世做天下人共行的常道，他的作爲可以世世做天下人的法度，他的說話可以世世做天下人的準則。在遠處企慕着他，在近處也不討厭他。

詩經上說：「在彼處無人厭惡，在此處也無人怨恨，庶幾乎他一向能早夜不懈，永遠保持他的美譽。」有德性的君子沒有不照這樣做，而能早在天下享有美好的名譽呢。

右第二十九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十九章。

仲尼祖述堯舜①，憲章文武②，上律天時③，下襲水土④。辟⑤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轉⑥，辟如四時之錯行⑦，如日月之代明⑧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⑨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⑩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【今註】

①祖述堯舜：祖，用作動詞。祖述堯舜，就是遠宗堯舜之道。

②憲章文武：憲，用作動詞，取法之意。憲章，近守其法之意。憲章文武，就是近守文王武王之法。

③上律天時：律，法也。上律天時，就是上法天時的自然運行。

④下襲水土：襲，合也。下襲水土，就是下合水土的一定之理。

⑤辟：同譬。下同。

⑥幬：音導（ㄉㄠˋ），覆也。

⑦錯行：錯，迭也。錯行，即更迭運行之意。錯，音挫（ㄘㄨㄛˋ）。

⑧代明：代，更也。代明，即交替照明之意。

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：朱注：「天覆地載，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，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。所以不害不相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；所以並育並行者，大德之敦化。」

⑩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：朱注：「小德者，全體之分；大德者，萬殊之本。川流者，如川之流，脈絡分明，而德不息也。敦化者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，而出於無窮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孔夫子遠宗唐堯虞舜之道，近守文王武王之法，上順天時的自然運行，下合水土的一定生成之理。（按律天時、襲水土二語，即法天象地之義，以下即歷舉化育生成之義），比如天地的無所不載，無所不覆。比如四季的更迭運行，日月的交替照明。萬物同時生長而彼此不相妨害，道理一齊實行而彼此不相違背。小的德性，則協力分工，有如川流之不息；大的德行，則敦厚其化育，根本盛大，達于無窮無盡；這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大的道理。

右第三十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三十章。

唯天下至聖①，爲能聰明睿知②，足以有臨③也；寬裕④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⑤也；齊莊⑥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⑦，足以有別也。

溥博⑧淵泉⑨，而時出⑩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⑪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⑫。

是以聲名洋溢⑬乎中國，施⑭及蠻貊⑮；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降⑯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；故曰配⑰天。

【今註】

①至聖：指孔子。

②睿知：睿，音銳（ㄖㄨㄟˋ），深明也，通也。知，同智。朱注：「聰明睿知，生知之質。」

③臨：謂居上而臨下也。

④裕：饒也。

⑤執：斷也。

⑥齊莊：敬肅莊重之意。

⑦文理密察：朱注：「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條理也。密，詳細也。察，明辨也。」

⑧溥博：周徧而廣濶也。

⑨淵泉：靜深而有本也。

⑩出：發現也。

⑪見：同現。

⑫說：同悅。

⑬洋溢：言充滿而廣播也。

⑭施：去聲，音意（一），移也，延也。

⑮蠻貊：蠻，南方之種族。貊，音陌，東北夷也。

⑯隊：同墜，落也，隕也。

⑰配：匹也。

【今譯】

只有天下最偉大的聖人，能具有深明靈敏之質，足以居上而臨下；寬大溫和，足以容物；奮發剛毅，足以決斷大事；莊重端正，足以使人尊敬；條理詳明，足以辨別是非。

聖人的德性，廣大幽深，時時會表現出來。廣大如天，幽深如淵。表現於外的容儀，人民沒有不

尊敬的；所說的話，人民沒有不信服的；所做的事，人民沒有不喜悅的。

因此聲名充滿了全中國，遠及於未開化的蠻貊民族；凡是舟車所能到的地方，人力所能通的地方，天所覆着的，地所載着的，日月所照着的，霜露所落着的一切隅域；凡是有血氣的人，沒有不尊敬他親愛他的；所以說聖人的德性可以和天相配。

右第三十一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三十一章。

唯天下至誠①，爲能經綸②天下之大經③，立天下之大本④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⑤？肫肫⑥其仁，淵淵⑦其淵，浩浩⑧其天。苟不固⑨聰明聖知⑩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【今註】

①至誠：純誠之至曰至誠。

②經綸：以治絲之事，喻規畫政治也。朱注：「經綸，皆治絲之事。經者，理其緒而分之；綸者，比其類而合之也。」

③大經：經，常也，凡常道常法皆曰經。朱注：「大經者，五品之人倫。」就是指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的五種倫常。

④大本：朱注：「大本者，所性之全體也。」

⑤夫焉有所倚：夫，音扶，發語詞。焉有所倚，意思是這都是至誠的自然功用，豈有倚賴別的事物而後能嗎。

⑥肫肫：懇誠貌。肫，音ㄗㄨㄣ。

⑦淵淵：深也。朱注：「淵淵，靜深貌。」

⑧浩浩：廣大貌。

⑨固：猶實也。

⑩知：同智。

【今譯】

只有天下極具至誠的聖人，是能規畫天下的常法，建立天下的根本大德，知道天地化育萬物的道理，這乃是至誠的自然功用，豈是倚賴別的事物才能嗎？他的仁心是那樣的懇誠，他的沉靜深邃如同深淵，他的廣大如同天體，倘若不是具有實在聰明聖者智慧而通曉天生德性的人，有誰能知道呢？

右第三十二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三十二章。

詩①曰：「衣錦尙絺②，」惡③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④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⑤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⑥，簡而文⑦，溫而理⑧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⑨，可與入德矣。

詩⑩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⑪。」故君子內省不疚⑫，無惡於志⑬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

詩⑭云：「相在爾室，尙不愧於屋漏⑮。」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

詩⑯曰：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⑰。」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⑱，不怒而民威⑲於鈇鉞⑳。

詩㉑曰：「不顯㉒惟㉓德，百辟㉔其刑㉕之。」是故君子篤恭㉖而天下平。

詩㉗曰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㉘。」子曰：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」詩㉙曰：「德輶㉚如毛，」毛猶有倫㉛。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㉜，」至矣！

【今註】

①詩：「衣錦尙絅」一句，詩經衛風碩人篇及鄭風丰篇均作「衣錦駢衣」，與此所引不同。

②衣錦尙絅：衣，去聲，音意（一），動詞，著的意思。錦，是鮮明彩色的綢衣。尙，加也。絅，音迴（ㄏㄨㄟˋ），同駢，單衣也。衣錦尙絅，謂穿着彩色綢衣外加單袍也。

③惡：去聲，音誤（ㄨˋ），厭惡也。

④闇然：隱晦也。闇，音暗（ㄢˋ）。

⑤的：明也，一說當作作的。的，意亦爲明。

⑥淡而不厭：謂平淡而不致使人厭惡。

⑦簡而文：謂簡易而有文采。

⑧溫而理：謂溫和而有條理。

⑨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：朱注：「遠之近，見於彼者，由於此也。風之自，著乎外者，本乎內也。微之顯，有諸內者，形諸外也。」又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說：「此三句，自來不得其解。若謂遠由於近，微由於顯，則當云「知遠之由於近，知微之由於顯，」文義方明。不得但云「遠之近，微之顯」也。且「風之自」句，義不一例。「微之顯」句，亦與第一句不倫。既云「遠之近」，則當云「顯之微」矣。今按此三「之」字，皆連及之詞。「知遠之近」者，知遠與近也。「知微之顯」者，知微與顯也。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」猶易繫辭傳云：「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也。」然則「知風之自」句，當作何解？風讀爲凡，風字本從凡聲

，故得通用。莊子天地篇：「願先生之言其風也。」風即凡字；猶云：「言其大凡也」。自者，「目」字之誤。周官宰夫職：「二曰師，掌官成以治凡。三曰司，掌官灋以治目。」鄭注曰：「治凡，若月計也。治目，若今之日計也。」然則「凡之與目」，事有鉅細，故以對言，正與遠近微顯一例。」按俞氏此說亦頗近理，可供參考。

①詩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」兩句，見詩經小雅正月篇。

②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：潛，隱藏也。伏，不見也。孔，甚也。昭，明也。意謂魚雖然潛藏於水中，還是被人看得非常清楚。

③次：音救（ㄐ一ㄡ），病也，愧悔也。

④無惡於志：猶言無愧於心。惡，去聲，音誤（ㄨ）。

⑤詩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。」兩句，見詩經大雅抑篇。

⑥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：相，去聲，音向（ㄒ一ㄤ），視也。爾，汝也。屋漏，謂室內西北隅安藏神主人所不見之處。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君子獨居在室內深處，也要無愧於心。

⑦詩：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兩句，見詩經商頌烈祖篇。

⑧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：奏，進也。假，同格，至也。靡有，無有也。這兩句的意思是說進而求神來享的時候，因受神的感格，肅然無言，一無所爭。

⑨勸：奮勉也。

⑩威：畏也。

⑤ 鈇鉞：鈇，音夫（ㄈㄨ），莖斫刀也。鉞，音越（ㄩㄝ）。大斧也。鈇鉞，原爲古時軍中戮人所用。後凡刑戮之事，輒言鈇鉞。

⑥ 詩：「不顯維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」兩句，見詩經周頌烈文篇。

⑦ 不顯：猶言豈不顯也。

⑧ 惟：語助詞。

⑨ 百辟：諸侯也。

⑩ 刑：同型，法也。

⑪ 篤恭：篤厚而恭謹之意。

⑫ 詩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」兩句，見詩經大雅皇矣篇。

⑬ 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：這兩句是上帝對文王說的話。意思是：我眷念你以明德感化人民，而不用厲聲與厲色。

⑭ 詩：「德輅如毛」一句，見詩經大雅烝民篇。

⑮ 輅：音由（ㄧㄡ），輕也。

⑯ 倫：類也，比也。

⑰ 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兩句，見詩經大雅文王篇。載，事也。這兩句是說上天行四時化育萬物，沒有聲音也沒有氣味。

【今譯】

詩經上說：「穿着彩色的綢衣，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。」爲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。所以君子的爲人之道，表面上是文彩不露，可是日久不變自然漸漸地彰露出來。小人的爲人之道，表面上是文彩鮮明，可是日子久了，就漸漸地消暗了。君子做人的道理，看來平淡卻不會使人厭惡，看來簡易却有文采，看來溫和却有條理。見彼而知此，見外而知內，見微而知著，能明白這樣的道理就可與進入道德之門了。

詩經上說：「躲藏起來看不見了，還是非常明顯的。」所以君子，內省沒有過失，無愧於心。君子之所以使別人比不上的，就是正在這種別人所看不見的地方啊！

詩經上說：「獨居在室內深處，還是一點無愧于心。」所以君子不待有行動，人都尊敬他；不必說話，人都信任他。

詩經上說：「求神來享的時候，肅然無言而一無所爭。」所以君子不須獎賞而人民自知互相勸勉，不必發怒，而人民畏懼他勝過刀斧。

詩經上說：「只要你能彰明德行，諸侯自然就會以你爲榜樣了。」所以君子只要篤厚恭敬，天下就自然太平了。

詩經上說：「我眷念你以明德感化人民，而不用厲聲厲色。」孔子說：「靠用厲聲厲色去感化人民，那是最末的功夫。」詩經上說：「化民之德，輕如羽毛一樣。」可是羽毛雖輕還是有物可與比擬的，而文王篇所說「上天行四時化育萬民，沒有聲音也沒有氣味。」這真是最高無上的境界了。

右第三十三章，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，反求其本；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，推而言之，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，又贊其妙，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。蓋舉一篇之要，而約言之。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，至深切矣，學者其可不盡心乎？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三十三章，子思因前章所言聖人之德的極致，反過來探求其根本方法。這一章再從下學立心慎獨說起，一直講到君子篤厚恭謹而天下平的至德極功，更稱贊德行之妙，到那「無聲無臭」的境界爲止。這是舉出中庸一篇中的要旨而加以總結說明。這種反復丁寧教人的意思，真是深微懇切極了，學習的人可以不盡心去研究麼？